

BACK TO XISHUANBANNA

# 回到西双版纳

တရုတ်ပြည်နယ်သစ်ပျံ့နှံ့မှုဌာန



胡廷武  
著

中国出版集团  
东方出版中心

# ရတီအဏ္ဏကသ္မိတ္တကဏ္ဍ

回到西双版纳

胡廷武 著

中国出版集团  
东方出版中心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回到西双版纳 / 胡廷武著. —上海: 东方出版中心, 2006.4

ISBN 7-80186-463-8

I. 回... II. 胡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18954 号

责任编辑: 刘 挺

装帧设计: 何 斌

责任印制: 顾 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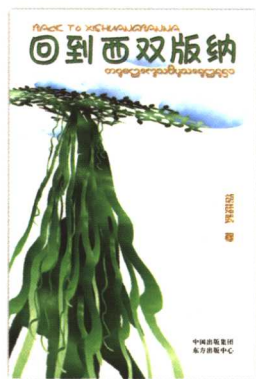
书 名	回到西双版纳
作 者	胡廷武
出版	东方出版中心
发行	东方出版中心
社 址	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
电 话	021—62417400
邮 编	200336
E-mail	orientpc @ online.sh.cn
开 本	889×1194 1/32
印 张	6.5
字 数	100 千
版 次	2006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~30,000 册
制 版	昆明汉慧经贸有限公司
印 刷	云南国浩印刷有限公司
书 号	ISBN 7-80186-463-8
定 价	20.00 元



胡廷武生于滇南的一个小镇，并在那里萌发了他的梦想、他的幸福和他的苦难。他崇尚淡泊知足的生活哲学，以为人生的幸福存在于简单朴素的场景之中。好朋友不分老幼，受惠于人知道感恩，种瓜得豆能澹然处之。他有两句诗说：“蔬果新雅好，酒肉旧狂风”，说明他过去喜欢与朋友一起喝酒，并不时豪饮，现在正有意培养对于绿色食品的兴趣。作文则不在乎文体，喜欢自然、随意、率尔的文风。著有散文集《秀山的魅力》、《梧庐随笔》、文艺专论《文学闲话》、长篇小说《九听》、《回到西双版纳》等。作品常为各类选刊、报纸转载，或编入年度选本。作品《云南的山》曾获“十月文学奖”。

《回到西双版纳》写一个画家与两个傣族姑娘之间的生死之恋。故事曲折复杂，峰回路转，充满浓郁的诗情画意。作者以行云流水般的、色彩斑斓的文字，把西双版纳，地球北回归线上仅存的原始森林，美丽的、具有古老佛教文化传统的傣族寨子，描绘成了令人无比向往的精神家园。小说通过画家何翰传奇、坎坷的人生经历，向旧式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提出尖锐挑战，预言向往简单生活方式的一代风气将悄然而至。

胡廷武以长篇小说《九听》提倡自由文体。《回到西双版纳》是他继《九听》之后的又一部倾心力作，其中时空转换更加得心应手、无拘无束，故事被切割成无数精彩纷呈的碎片，却又有着异乎寻常的吸引力。



我即使走遍世界，  
眼里只有你、只有你；  
凤尾竹一样的姑娘，  
水一样的柔情。

听你开口说话，  
那是最美妙的歌声。

啊，西双版纳，  
我踏上了这片土地；  
啊，西双版纳，  
我的心留在了这里！

我虽然漂泊远方，  
心里只有你、只有你；  
槟榔树一样的女人，  
热风般的爱恋。

看你对我微笑，  
那是鲜花开在我的面前。

啊，西双版纳，  
我回到了这片土地；  
啊，西双版纳，  
我的灵魂留在了这里！

汽车里播放着 KENNY·G 的《回家》，萨克斯柔软的音色，把回家两个字演绎成了一种温馨的、懒洋洋的、惬意的情绪。

车窗外面是平展的、一望无际的田畴，其间点缀着大一片小一片的、时断时续的树林或者竹林。掩映在绿荫丛中的傣家竹楼，往往只露出它们咖啡色的房顶，像一艘艘小船浮游在林海之上。拖拉机缓缓地往村寨行驶。在长蛇一般弯曲的田埂上，水牛和它们的主人，一前一后，慢吞吞地行走着。远处的一条小路上，有一队从集市上归来的、衣着鲜亮的傣族少女，她们用竹子扁担高挑着篾箩，优雅、从容地迈着步子，仿佛是行走在舞台上。归鸟在低空中盘旋着，寻找它们的归巢，像一些会飞的音符，啾啾不已。连绵不断的青山，宛若一位慵倦的美女，

横卧在晚霭的绡幔中。夕阳落在睡美人高高的乳峰上，像一粒明亮的露珠，又像一颗晶莹剔透的红宝石。满天云霞倒映在田园的水面上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祥和的、似乎伸手可及的暖色。我靠在座椅上，舒服得快要睡着了。

“西双版纳！这个柔软的、具有抒情韵味的称呼，对我而言，很像一个少女的名字，每当呼唤它的时候，我心中便会荡起一阵激情，一阵连接着生命的眷恋。”

我忽然想起何翰说的这句话。这句话写在他日记本的扉页上，是连同他给我的一封信一起寄给我的。他在信里说，你不用再心存劝我的念头，当你接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肯定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。我现在在一个采石场劳动改造，每天挑石头要经过一个悬崖。崖壁上的石面斑驳美丽，从对面看来，像一块直立着的巨大的画板。我们从上面经过的时候，大家都互相提醒：小心点、小心点。我只要“一不小心”，就掉下去了。

那年他只有 35 岁，他却想到了死，并且实施了死的计划！

采石场附近有一个村庄，离村庄大约 500 米的地方住着一位老人，妻子死了，儿子死了，儿媳妇改嫁了，留下孙子跟他相依为命地过日子。因为这



里离采石场最近，所以在这里劳动的人不时就会到他的房子里来讨口水喝，后来干脆就由采石场给他一点钱，让他为大家烧开水。工间休息，何翰在那里喝开水的时候，碰上过老人的孙子，曾经三言两语地指导过他做美术作业；后来由于这孩子喜欢画画儿，又在休息喝水的空隙对他稍加点拨，于是何翰就同老人格外地熟悉起来。那时何翰只是被拘留在看守所里，同几个也是被认为有“现行”的“走资派”关在一起，由于看管人员对这些因为一句两句话就成为“反革命”的人心怀同情，看管也就不是太严，所以大家同老人说说话儿，甚至何翰指导一下那孩子，也就像没有看见一样。有一天老人瞅瞅左右无人，曾经悄悄地同他说过几句话。

“你怎么这么年轻就……”

“一言难尽。”

“家里知道了吗？”

“还不知道。”

“你应该给家里写封信。”

“他们会检查信的内容。”

“我可以帮你寄。”

何翰给我的信就是这样寄出来的：他在上工的路上借口回去拿衣服，夹带了那日记出来，暗中交给老人，后来又在看守所里悄悄写了信，经过几次

才把给我和给他妻子的信分别准备好，由老人冒险寄出。

在西双版纳，有一个美丽的傣族姑娘，在北方的G市，有一个年轻的画家，有一年年轻的画家到西双版纳来实习，遇上美丽的傣族姑娘，后来他们就相爱了，后来他们就结了婚，后来他们过着幸福的生活。这就是大学生何翰和傣族姑娘玉罕的故事。我不知道何翰记日记的习惯始于何时，我认识他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在记日记，他把每天的生活都用绘画的形式记录下来，当然其中也夹杂着文字，我当时就认为他的日记是一部非常有意思的著作。谁想得到几年之后，他会把他的一部分日记，作为遗物寄赠给我？

汽车从公路右边，拐进一个像是别墅或是庄园的地方，缓缓停下来。有人说道：“各位领导、各位老师请下车，戈兰别墅到了！”所谓别墅，却原来是一个餐馆。从一行三辆汽车中走出来的，都是来参加西双版纳贝叶文化研讨会的学者，这些来自北京和云南各地的、致力于傣族和傣族文化研究的专家，大部分都已经是年过半百的人，他们花白的头发，像铺着秋霜的草地一样。当然也有几个年轻的学者，他们是学术界的新锐，在生活上也是新潮而浪漫的。我过去是一个报人，现在是一个出版人，

对于贝叶文化，没有什么研究，我来参会，纯然是由于几位朋友热心的牵线和怂恿，最多只能算是客串。报到的第一天，主人说要让我们领略一下西双版纳的风味食品，就带我们到这里来了。

停车场边上有三株葱茏茂盛的贝叶树，这种外形高贵的树，总是同佛教和佛祖的故事联系在一起，它们厚厚的、长条形的叶子，通过复杂的工艺加工之后，是刻写佛经的材料，享誉世界的贝叶经就是因此而得名的。戈兰别墅也因此而得名，戈兰就是傣语贝叶之意。

从停车场边上的石阶走下去，走到底，是一个池塘，水面约有三四亩的样子。一道铺着石板的小桥，逶迤穿过池塘，池塘里养着鱼，游着十几只鸭子。过了曲桥，在池塘边的人工草坪上，有一溜平房，一个八角形的、二层的阁楼，还有伸进水里的一个小亭子；水边的空地上碧草如茵。夕阳暖照，微风徐徐。这里有如说是餐馆，不如说是一处供人休闲的园林。

水畔的柳树边上，安置着两个秋千，同柳丝一起闲垂着。同车而来的玉波一见，雀跃着坐了上去，嘴里喊着：“谁来推我一下！”一时就有三四个男女青年应召跑过去，笑声在水面上荡漾开来。

玉波是西双版纳的记者，她受命跟踪采访这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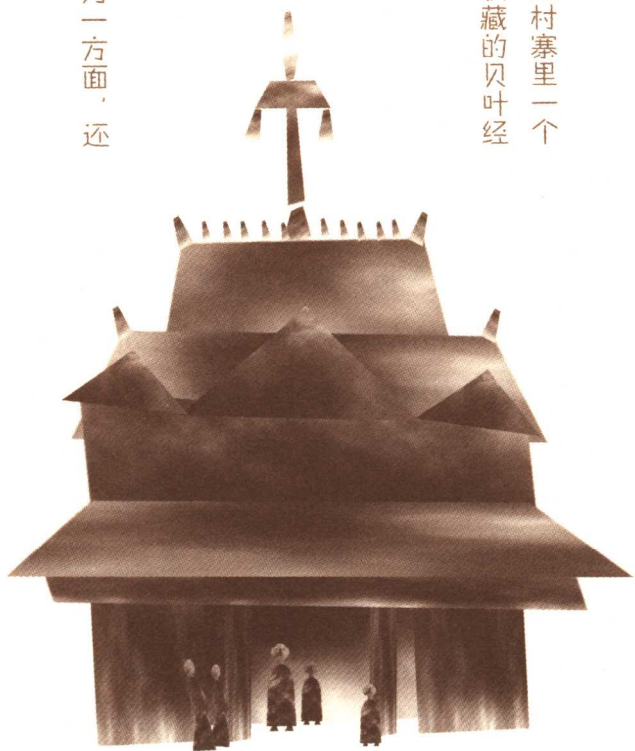
研讨会，所以从第一天开始，就同我们一道活动。她是一位二十一二岁的傣族姑娘，身材窈窕，步态轻盈，像一只活泼的小鸟。她的皮肤是成熟的芒果色，小巧的鼻子，厚厚的嘴唇微微上翘着。西双版纳有一种青香树，是我很喜欢的一种树，叶子很小，却十分明亮妩媚，像唐代美人的眼睛，玉波就有一双这样的眼睛。她在同你讲话时，这双眼睛就直直地、天真地看着你，你会不由自主地凝注她好看的、花瓣一样绽开着的嘴唇。昨天下午在酒店报到，我第一眼见到玉波的时候愣了一下，我以为遇到了30多年前的故人。她同何翰的妻子玉罕简直长得一模一样，一举一动，一颦一笑无不惟妙惟肖。

“她会不会是何翰和玉罕的女儿呢？”我想。

西双版纳州只辖两个县、一个市，在这样一个范围内，你要是巧遇上一个熟人什么的，是完全可能的事。我算了一下时间，何翰与玉罕结婚是1965年，而何翰自杀是1974年，他们在这期间，比如1973年有一个孩子，是完全可能的。但如果这样，玉波至少也应当有25岁了，当然玉波看样子是只有二十一二岁，不过现在的女孩子经过打扮之后，往往比实际岁数年轻，这也是常见的事。

在我的旅行箱里，带着何翰的日记。这不是他日记的全部，而只是他到西双版纳同玉罕结婚前后

曼喊寨佛寺是附近村寨里一个较大的佛寺，所收藏的贝叶经也是最多的，因此有很高的地位，佛爷希望画一些壁画，一方面把四面宽大的墙壁装饰起来，另一方面，还可以弘扬佛法。



◎到西双版纳



7

BACK TO XISHUANIGUANNA

的一段。他在给我的信里说，这是他同玉罕新婚时的真实的记录，虽然只包含 49 天的内容，但那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；同时那其中的画也是他自己最喜欢的作品，留给我作个纪念。他不愿意交给玉罕，他说他已经写信给玉罕，让她从此忘记他；如果日记交给玉罕，只会引起她的伤心，影响她追求新生活的勇气。从 1963 年夏天开始，何翰同我一直有着通信联系，直到 1974 年，联系突然中断。他给我的那封诀别的信，信封右下角写的是“内详”两个字，里面根本没有说起他的地址；我怀着一线希望，写信到他工作的单位 S 省艺术学院去，信被写上“查无此人”原封退回。我那时因种种原因，不可能到西双版纳去看望玉罕。20 世纪 70 年代末有一次机会到西双版纳，那是同另外两位记者一起，去采访一个留在西双版纳工作的知识青年的事迹，三天时间，也未及去见玉罕。而且当时我的心里也惶惑——即便见到了，对于刚经历了丧夫之痛的她，对于那位自杀的人，我该说些什么呢？而这一次，时间可以稍微从容，再说事情已经过去 20 多年，不论玉罕已经改嫁，还是独身，我都可以同她坦然叙旧了；而且按照常理分析，何翰所受的冤屈，也早该平反昭雪了。至于何翰的日记是否交给玉罕或是他们的后人——如果他们有后人的话——我准备视情

况再说。

但是天底下会有这么巧的事吗——我想要了解何翰及其后人的情况，就同他们的女儿不期而遇？哦，美丽的西双版纳，你果然是如此神秘、可以使入梦想成真的土地吗？

西双版纳总共 2000 平方公里的土地，位于亚洲和中国的南部，北回归线从它的北面大约 100 公里的地方穿过。中国古典书法似的横断山脉，到这里刚刚书写完毕，此地正好是这一幅杰作平展的、用绿绢裱成的宽阔的底边。西双版纳东面、南面和西面分别与老挝和缅甸接壤，而沿着澜沧江、湄公河南下 300 来公里，就可以进入泰国，这里是中国连接东南亚最便捷的通道之一。从秋末到春初，哀牢山和无量山如两道巨大的屏风，为它阻挡住西伯利亚南袭的寒流，而印度洋的西南季风和太平洋的东南气流，却不停地给它送来无尽的温暖，于是西双版纳就形成了得天独厚的热带、亚热带气候：高温，多湿，多雨，少寒，静风。

在这里，四时无寒暑之分，一年只有干湿两季，年平均温度为摄氏 22 度，是标准的春天的温度，就像少女恰如其分的温柔。当广袤的北方千里冰封、万里雪飘的时候，当锦绣的江南水乡枯枝瘦叶、萧疏寂寥的时候，西双版纳却依然是郁郁葱葱，鲜花

盛开，一派青春烂漫的景象。它俨然是大自然的一位化外之民，拒不遵循春夏秋冬的铁律，长年沉溺在一种诱人的、舒适的温暖中而自得其乐。

早晨，在森林里飘荡着的薄雾的轻纱，耐心地擦拭着即将出山的太阳，好似母亲为心爱的孩子洗脸，直到把它抹得像一枚金币一样闪闪发光，才把它托上天空去。的确，我常常惊异于西双版纳的太阳，它是那样的明亮、耀眼、纯净，没有一丝杂质，宛若纯金铸造的一般。太阳在高远的蓝天之上，俯瞰着这一片它的光和热所养育的繁荣茂盛的土地——这真像是一个魔术：金色的阳光倾泻而下，转瞬之间就变成了绿色的海洋。西双版纳 87% 的土地被森林和绿色植被所覆盖，那些疏星似的村寨和城镇，不过是这绿色海洋中的珊瑚礁和小岛，是特为留给那种叫做人的动物的栖身之所。原始森林是西双版纳生命的发源地，树木、枝叶的繁盛茂密仿佛与时俱增，有的地方浓郁得连阳光也难以穿透。在其中蹒跚而行，偶尔会看见一道白色的光柱，宛若聚光灯从天上斜射下来，氤氲的水气在光柱中浮升。运气好的话，你会看见一只麂子或是一只马鹿一动不动地静静地呆在光柱里，好似演员在聚光灯下的造型，它们显然认为在这里晒太阳是最舒适也是最安全的。在城市和村寨里，阳光充沛得在地上



流淌。这里没有棉衣和大衣的概念，女人们一年四季都穿着短衣长裙，系银腰带。姑娘们因此显出颀长窈窕的身材，她们浅咖啡色的皮肤丰润而健美，为外地来客艳羡不已。但是这里的阳光和炎热不会令你无处躲藏，你只要随便走到一片绿荫之下，就会感到清凉无比。

时序进入4至10月，西双版纳的雨季到来了。西双版纳的雨是痛快淋漓的。在持续地热过两三天之后，万里晴空在你不经意之间出现一条灰色的云带，好像烟囱在天上画出一笔水墨，渐渐地这一笔水墨在蓝色的纸上洇湿开来，越来越浓，不断扩大，并且翻滚起来。太阳不见了，大地上一片朦胧，仿佛黄昏已经来临。接着千万面象脚鼓在天庭敲响，隆隆的雷声，还有耀眼的闪电过后，大雨点哒哒地落了下来，像无数匹骏马飞奔而过，在地上留下千万个纷纭杂沓的脚印。随着女孩子们啊——，呀——，哦——的惊叫声，倾盆大雨哗然而下。一瞬间，瀑布一般的雨水就把天和地连成了一片，大地、森林、村寨仿佛沉没到了海底……

西双版纳的雨往往是很短暂的，长时一二小时，短时一二十分钟，甚至几分钟就倏然而止。我的朋友何翰是一位画家，我认识他的时候，他刚从大学毕业，到云南西双版纳来实习。一天傍